

# 点滴拾零忆吴老

——写在吴老去世一周年

## 耿引鸾

(1936~)，1965~1980年曾就职于云南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后调至江苏省地震局，现已退休。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昆明工作，当时办公室在下马村，而家已搬至兰龙潭了（离昆明植物所二三站路）。有一天下班，我在下马村车站等候9路公交车回家，忽然从右方看见一位老者气喘吁吁地向车站跑来，走近才看清是吴老伯。原来他正乘车回植物所，从车窗里看到我在公交车站候车，便让司机停车准备把我捎回家。但由于车的惯性，车停下时已离公交车站百十来米远了，他硬是一路小跑回来，叫我到前方搭他的车回家。当时，我激动得语无伦次地只是重复在说“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是的，一个整日献身植物学的大科学家，没有一点名人架子，对身边的晚辈是如此的细致入微、关怀体贴，让我倍感温暖，倍感亲切。这件小事，四十多年了，至今仍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我和吴老的关系是同乡、世交、校友、长辈。说起我们的相识，还得追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时期。1971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带有一家部队医院选择了地势高的两座土冢开挖防空洞，医务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冒出一股凉气，有人用水灌孔，结果灌入的水竟被反溅出来。面对这一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部队医院将情况及时报告了湖南省博物馆，由此拉开了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帷幕。随着震惊世界的西汉女尸的出现，及大量随葬品的出土，墓葬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这一切，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于是，从全国范围内请来了相关专业的专家进行考察。吴老伯是作为植物学专家从昆明被请去的，我父亲是作为医史学家从北京被请去的，二位扬州同乡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见面了。在交谈中，吴老伯得知我和弟弟都在云南，从此他对我们姐弟格外关照。吴老伯平易近人，他总是叫我去他家玩。有一次进他家门，见老伯口叼烟斗，正在弯腰摘菜（豌豆尖），当时我就想，大科学家也过常人的生活。

我们姐弟离开昆明已三十多年了，但吴老伯没有忘记我们，在他得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后，还将其著作送给我们姐弟，并在书中将我祖父的事迹撰入。

吴老伯虽然去了，但中国不会忘记您，世界植物界不会忘记您，您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野生种质资源库”的建议，为我国现代植物学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一代巨星陨落了，您对我们的恩泽，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您永远活在我们姐弟的心中，您的一生重如泰山。

去岁从媒体上得知吴老离世的消息，我们全家难抑悲痛，值此一周年之际，又勾起几十年前的零星回忆，拙笔不成章，以示对吴老的追忆。

